

李興都監

某衛人負大李興以年勞解軍伍補官調泉州都監臨赴任遣妻子出陸自臨安先行興收拾併疊差晚乘馬追路至龍山下為小民千百壅遏得僅穿過乃是日誅一海劫既鬻梟首矣興謂觀者曰此乃凶賊為良民害斬次萬段猶未足以償其惡爾曹何為注視之因舉足蹴踏遺骸且加唾罵血汗履弗顧衆亦稍散興忽覺迷罔茫然不知東西殆若喪心而為鬼所附著上馬復還城內投宿小邸一僕慮家人望信欲往報之不聽自此狂態日甚逢人輒奮擊人見其身軀壯偉又膂力異常時避不與校至裸膊蓬首扣內前沙子門云欲謁官家叫屈守者知其疾且念向來同輩但扶曳出之故交有居于觀巷者強引與歸閉諸一室而穴壁傳致飯食不論多少皆無餘或經日忘設亦自若叫噪勃跳殊為所撓凡十餘夕竟自經而死其家幾連閩始得信蒼黃奔歸蓋劫鬼為之孽也子產曰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為淫厲正謂此云

吳雲郎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富人吳澤將仕生一子小字雲郎自少即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興五年八月以疾亡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澤之弟助教滋往洞庭東山婦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船暫泊于福善王廟下登岸縱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着皂縵背子緩步而出滋大駭就語之曰汝父母曉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對曰兒為一事拘繫番連證對泥味極苦告叔為道此意于二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嘆息而去滋急還舍白兄嫂皆相持悲哭三人者共乘元舟復抵



廟步雲郎已立津次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具述幽冥辛苦之  
狀語未畢忽怒目奮粹父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  
我銜冤茹痛四五十年今日決不相舍遂互相擊搏滾入水中  
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救澤始得脫登岸困乏垂死傍人初無  
所覩但見澤舉首揮爭至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慝試問之嘖  
感而言昔虜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齎囊金頗多吾心  
利其貲數月乘醉殺而取之自念寃債在身從壯至老未嘗不  
戚戚此兇生于壬午今日之報豈非此乎自是憂悶不食涉旬  
而死魏南夫丞相之子羔如表弟李生吳氏之婿也乃為魏說  
此

德化驚獸

慶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江大雨五晝夜江流暴溢鷄犬畜  
產悉皆漂蕩有賣果小民黃二正在德化縣村田間遇鷄獸緣  
道而來遽升高木避之別有婦人携兩小兒過其傍游戲自若  
獸亦不動黃恐怖不視甚異之忽有官軍十餘人鳴鉦鼓且至  
乃持义矛來欲驅逐者獸方始去度水而西黃乃敢下地到城  
門外婦人已先在彼值鬻米粽者取錢買十枚飼兩兒挾之而  
走其行甚疾兩目眈眈殊可憎惡牽裾涉川如履平地後不  
知所往人疑為虎精如前所書陽臺者是也

善鑑為僧

淳熙四年張子正待制知泰州以妻病焚香禱佛願剃度一僧  
已而妻愈乃榜示諸刹凡在籍童行令悉起四月十五結夏日  
集于報恩光孝寺秀州行者善鑑頗欲巡禮叢林自江陰濟江  
過后莊投宿明禧禪院兩脚忽重脰如石不能前彼蓋不知邦



君有施也寺僧與之言時已初十日矣心雖欲之而足力不可強夜夢伽藍神趣其去凌晨粥罷僂僂由如臯縣而北臨十四夜始至郡城抵報恩股痛益甚卧于選僧寮明日張與妻至群僚畢預齋供觀諸人探餉時會者五百餘輩序立堂上張問綱維猶有未到者否以善鑑對且言其道路損脚目今困卧張必欲其來鑑得之即日落髮張氏制三衣與之同類皆起登仙之歎方旬日南禪缺住持張又作疏邀開堂主法席遂處三大刹為淮地所重

### 張氏煮蟹

平江細民張氏以煮蟹出售自給所殺不可億計紹興五年七月買兩節寘室中凡數百枚夜聞鴨聲嘈々父子秉炬尋索無所覩迨復寢其聲又作審聽之正在節內乃起坐咄之蟹作人言曰只是死了住夜半後又覺有人着履游行以為盜也走報鄰里欲拘執寂無影響其女五七娘驚而病卧于床三日聞外人喚云五七可同去應曰待我來至晚而死後九日張妻亦病見女坐床下呼之使上已而張父子及妻相繼亡但存一小女曰阿感無人養育所親周二為取致其家便見父母來就喚亦死張門遂絕

### 黃池牛

黃池鎮隸太平州其東即其宣城縣境十里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嘯聚屠牛殺狗釀私酒鑄毛錢造楮幣凡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王元卿叔端與表兄盛杲子東淳熙十年六月同往寧國府過其處見野園內繫水牛五頭杲指第二牛曰此明日當死王曰何以知之曰其四皆食草惟是牛眼中



淚下且獨不食因詢茶肆人此誰家者曰乃趙三使所買欲待旦屠宰已而果然遂再往視之其第四牛亦有昨日之態望兩人來拱雙蹄跪地如拜訴狀復詢四人曰一客今早至此頓買三頭惟餘其一旦夕殺之矣呆勸王使買之置于近庄以賒其死王即訪主人優償厥值率以歸至今猶存

### 蔡通判

淳熙元年嘉興蔡攄承議赴鄞州黃梅知縣泛舟大江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于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為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踰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悉沒一小篋貯出身勅詔獨得全旋喚漁舟載到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黑暗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非蔡公乎蔡為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而蒙神力以免其死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

### 閩僧如本

如臯縣石莊鎮明禧禪院僧如本者福州人遊方至彼遂番不去紹興辛巳胡騎暴淮甸本收瘞遺骸三百得官給僧牒紹興元年為監寺偕眾僧往黃華港石椁首家脩設佛供惟番一老者守舍亭午火作于延壽堂次及僧堂悉為灰燼眾聞報狼狽奔還常時諸僧戒帖度牒鑽置禪床上龕櫃內皆焚滅無餘獨如本者挂于梁間既墮地有一大瓦正覆護之畧無所損本戒行甚堅質朴好戒日夕持誦經呪不息是以獲善報

### 太陽步王氏婦

紹興庚戌六月鄱陽境內太陽步王氏婦病卒以父往別村且肉猶未冷家人不忍殮走僕喚其父再宿始歸半醉間拊戶大



哭未幾逝者復蘇是日招蓮花院僧誦經即扣所見婦起坐言  
曰到冥司橋畔見故母云汝何故在這裏此是死路不可久番  
遂買紙倩人寫狀偕度橋天氣昏昧如深冬欲雪時經大官府  
吏兵甚盛兩廊枷係罪囚無數紫袍官人据案決事乃持所書  
狀投之紫袍批曰本人奉事翁婆孝謹兼冥數未盡宜放還即  
從再橋上過覺餒不可柰遇鬻胡餅者欲買之母曰此豈可食  
少憇逢過者紛然全不見有回者隨問陰司事母曰不孝最罪  
重殺生次之候覩一水閣滿池紅白蓮花相間縱觀之次若有  
人自後見擠墮水遂寤

辰州通判

辰州通判項某信州貴溪人自云其父未有子常齋戒禱請於  
上帝後夢黃衣吏持大盒來啓之見盤內貯一貴人金章紫綬  
母遂有孕七月七日生已二十五歲登科歷州縣五任赴辰陽  
時年未五十每自負必責提點刑獄司檄往鄰路襄陽置獄鞠  
通判被命和糴未隱瞞官錢數十萬之罪項受賂三百萬為人  
潤畧戡事未竟得疾亟歸夜中神物縱橫有彈指者有嘆息者  
云可惜可惜家人往往見之項聞而不悟疾勢轉甚馬院在州  
治後圃相去隔兩門百餘步鬼物夜運馬糞滿榻除去復然正  
以七夕日卒官止承議郎不沾遺澤

房州保正

房州房陵人李政為保正頑猾健訟侵人田園奪人牛馬官司  
莫能治淳熙十四年暴亡其家水牛當日產一犢腹下白黑毛  
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字如崇寧當三錢了了可識每妻子到  
其傍輒淚下甫半年為虎所食血骨皆盡惟四字連皮宛然如



初監本州酒稅忠訓郎王嗣宗親見其事人死為牛多矣諸誌中屢書之茲又篤異也

辰州地主

王仲寅 寅祖 紹興戊辰歲為湖北提刑司指使從其使馬居中巡歷屬城至辰州馬館于郡治燕堂王寢于設廳之東角三更後夢老翁白袍烏帽通名上謁徑趨賓階王意其土地神屢揖使東向翁謝曰明公異日當來此作地主那敢居上固辭不可王覺取筆記之又誌于三里外長田張氏書院之壁後三十年自淮東鈐轄造朝趙魏公為相與之有舊擢守辰陽初未嘗敢萌五馬之念也得之若驚思前夢可證以淳熙辛丑正月赴官過長田視張氏壁所題字畫宛如昔日其家既籠以碧紗矣王後和永州提點廣西福建兩路刑獄而終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十餘輩拜揖于床下問其何人皆不答旋沒于地心雖怪之亦不以為絕異已而每夕皆然于是命僕掘於所沒處才深三尺得大銀二十枚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以為千歲前物一一花書之而藏于篋笥不為子弟言亦未嘗非時閱視也他日又夢來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宅造屋柰不得久從君游然終當後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所見矣始大駭欲窮其驗專詣長沙訪之果于善化縣傍有趙宅方輿工創大第治廳事張老納謁趙宿聞其名亟出迎坐少定張起白曰君家治第時于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告以得白金千兩張曰乃我家故所蓄每錠有花書取而視之信然張乃話前夢願以他銀換易趙欣然許之張携



歸喚鍛匠鎔為一巨毬當中穿竅用鉄索鷄繫寘于床脚使不可復動入夜常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在矣俗云張循王在日家多銀每以千兩鎔一毬目為不柰何正此類也

### 豫章廟神

魏道弼叅政紹興壬午年為洪府帥守宅堂後有小土地廟其門與溷廁相連以為穢濁令徙于城隍廟廊下工力既具通判林君夢神人自通為府宅土地曰吾血食此地多歷年所雖隣于溷舍無害也若一旦徙去則盡室老稚將無所依又寄托大神之宇出入動息皆不遑安願乞賜一言達帥主且仍舊貫幸也林曰神既能靈化何不自告之曰魏公乃紫氣星君今位崇輔弼豈得容易輒近明日林具以白魏乃輟其役但移門他向併葺飾像設而祭之是夜林又夢來謝

### 劉元八郎

明州人夏主簿與富民林氏共買撲官酒坊他店從而沽拍各隨數多寡償認其課歷年久林負夏錢二千緡督索不可得訴于州吏受賄轉其辭翻以為夏生所欠林先令幹者八人換易簿籍以為道地夏抑屈不獲伸遭囚繫掠治因得疾郡有劉元八郎者素倜儻尚氣為之不平宣言于衆曰吾鄉有此苛寃抑事夏主簿陳理酒錢却困坐囹圄何用州縣為哉恨不使之指我為證我自能暢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八人者浸浸聞其語懼彰洩為害推兩人饒口舌者隔手邀劉與飲于旗亭摘語茲獄曰八郎何必管他人閑事且喫酒酒罷袖出官券二百千與之曰知八郎家貧漫以為助劉怒罵曰汝輩起不義之心與不義之獄今又以不義之財汙我我寧餓死不受汝一錢餌也此



段曲直虛實定非陽間可了使陰間無官司則已若有之渠須有理雪處呼問酒家人今若所費若干曰為錢十八百劉曰三人共飲我當六百遽解衣質錢付之已而夏病亟出獄而死臨命戒其子曰我抱冤以沒凡向來僕坊公帖并諸人負課契約盡可納棺中將力訴於地下纔一月八人相繼暴亡又一月劉在家忽覺頭涔涔顫眩謂其妻曰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簿公事發要我供證勢必死然料平生無他惡業恐得反生幸勿亟歛以三日為期過期則一切由汝是日晚果死越兩宿矍然起坐曰比為兩箇公吏追去行百里乃抵官府遇綠袍官人從廊房中出視之則夏主簿也再三相謝曰煩勞八郎來此處文書都了只要畧證明切莫憂惱續見八人者共着一連枷長丈五六尺而鑽八竅以受首俄報王坐殿吏引造廷下王曰夏家事不須說但樓上喫酒一節分明白我我供曰是兩人見招飲酒五盃買羹三味與官會二百道不曾敢接王顧左右嘆曰世上却有如此好人真是可重須議所以酬獎試檢他壽筭一吏走出須臾而至曰合七十九歲王曰窮人不受錢豈可不賞與增一紀之壽勅元追者且引看地獄了却來既見大抵類人間而被囚禁者皆本郡城內及屬縣人有荷枷絆縛者有訊決荆杖者望我來各各悲泣更相道姓氏居止屬我還世日為報本家或云欠誰家錢或云欠誰家租或云借誰家物或云妄賴人田產皆令妻兒骨肉方便償還以減冥罪他或乞錢財或求功果我不忍注目而退猶聞咨嗟嘆羨不已再到殿前王曰汝既見了及生時一一說與世人教知有陰司我拜謝辭去既出門送吏需錢拒不與詔曰兩三日服事汝如何畧不陳謝且與我



十萬貫又拒之曰我自無飯喫那得閑錢吏遂捽脫頂髻推仆地于是獲甦摸其頭已禿而一髻乃在枕畔濟南王夷縣尉時居四明親見其說如此淳熙中劉年過八十而病至往省問甚憂之劉曰縣尉不必慮吾未死後果無恙蓋屈指冥王所增之數也至九十一歲乃卒王今為饒州理椽

### 妙緣寺

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伯兄文惠公以台州通判出行縣宿天白山夢息擔山中獨游旁近僧舍至妙緣寺欲回忽雨作僧指西邊言曰彼方霞彩如此少頃必開霽田家常以此為占也東顧凝陰雨下如注高峯樵徑衆水爭流公竝山而南復東折有橋長二十餘丈自深澗聳起巨松參雲每五七步必夾橋蜿蜒枝幹俯就橋上若龍然謂之盤龍橋直東至所憇處時有一僧自妙興相從求先去口占絕句送之歸曰西望霞光東望雲劃然晴晦此區分小橋過盡盤龍險回首高人多謝君遂覺俄復夢侍親携家登陸日色已高而兒曹尚告未辨忠宣公命輒之行嫂魯國夫人方梳裝伯姊解篋取衣授公遂偕文安公及予侍行步尋近境又至一橋畔欲往西隅水寺視所取道頗類昨所經行因話前夢二弟曰此妙緣寺也將度橋雨復作意欲輟行而忠宣強使往疑若彼寺有先世葉葬其間者忠宣杖策命一兵張蓋既登岸文惠踵而前此橋危甚反顧二弟勿來未至妙緣而寤時忠宣在鄉里文安在毗陵予處侍下此夢殆不可曉

### 文惠公夢中詩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四夜文惠公在鄉里夢至一野寺不見僧



而數羽人環坐其一高吟曰六十乃買妾七十乃生兒旁人  
口信老子知不知公生於丁酉是歲本命年正六十有一矣此  
客若有所諷也而公清居累歲未嘗蓄姬妾即應聲答以五六  
言云桑榆景迫鬢毛蒼已過耆年去路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  
他歌舞競新粧掃除萬事身如夢斷送一生心弗狂賴有清風  
與明月肯來相伴一爐香衆皆大笑而高吟者有慙色啜茗清  
談良久乃散既覺命筆記之所謂七十之語公不登此數而終

### 任道元

任道元者福州人故太常少卿文薦之長子也少年慕道從師  
歐陽文彬受諫度行天心法甚著效驗乾道之季永福柯氏子  
以病投壇未至任與其妻姪梁緄宿齋舍緄亦好法夜夢神將  
來告曰如有求報應者可書香字與之令其速還家緄覺即以  
語任起門燭書之封押畢復寢翌早柯至乃授之柯還家拾  
捌日而死蓋香字為十八日也其後少卿下世任受官出仕外  
於奉真香火之敬浸以踈懈每旦過神堂但於外瞻禮使小童  
入炷香家人數勸之不聽淳熙十三年上元之夕北城居民相  
率建黃籙大醮於張道者菴內請任為高功行道之際觀者雲  
集兩女子了髻駢立頗有容色任顧之曰小子穩便裡面看兩  
女拱謝復諦觀之曰提起爾欄群欄群者閩俗指言抹胞提起  
者謹媠語也其一曰法師做醮如何却說這般話踰時而去任  
與語如初又為女所譙責及醮罷便覺左耳後痒且痛命僕視  
之一瘡如粟粒而中痛不可忍次日歸情緒不樂越數日謂緄  
曰吾得夢極惡已密書于紙俟請商日宣法師來考照商至曰  
是非我所能辨須聖童至乃可決少頃門外得一村童纔至即



跳升梁間作神語曰任道元諸神保護汝許久而乃不謹香火  
貪淫邪行罪在不赦任深悼前非磕額謝罪又曰汝十五夜所  
說大段好任百拜乞命願改過自新神曰如今復何所言吾亦  
不欠汝一箇奉事當以為受法弟子之戒且寬汝二十日期言  
訖童墮地而醒情然若無所知緄拆所書示高乃二十日三字  
是時正月二十六日也次時任夢神將持鐵鞭追逐環繞所居  
九仙山丁幾一匝腦後為鞭所擊悸而寤自此瘡益大頭脹如  
糝：每二鼓輒叫呼若被鞭之狀左右泣拜小正後復作遍體  
色皆青黑二月十二夜緄還厥居母不許再往夜夢神云汝到  
五更初急詣任氏看吾撲道元緄起坐伺期而往任見而泣曰  
相見只此耳披衣欲下床忽仆于席八僕共扶之坐如有物拽  
出撲之地就上就視已死歐陽師居城北亦以是日殂緄自是不  
敢行法予大兒錄示其事因記南部煙花錄香娘為十八日與  
此香字同任卿佳士宜其嗣續熾昌後生妄習不謹自撥奇譴  
予見亦多矣

### 關王池

嘉興徐大忠淳熙五年隨父官中都僦居仁和縣倉畔其南有  
關王池龜鼈甚多大者可以載人水常清經旱不涸或連日陰  
晦則見一鐵棺浮水面徐因整治書齋有叢竹當軒枯悴令撤  
去之其下得大圓頂一其光澤可鑒意為敗瓢取視之乃髑髏  
也謂醫書所載天靈蓋可入藥此其真是漫藏之書櫃中迨夜  
家人咸見一小兒紗衫青裙由桌上越窓而出疑鄰人為盜踪  
跡弗獲徐遂夢兒來索移尸錢未知所答又云且燒紙錢三千  
貫轉金光明經三十部戒便捨此去徐不許奮拳相歐同榻者



聞其驚魘喚覺問故知必觸醜為祟明旦取碎之棄諸池至夜  
夢來謝曰得蒙公恩可以託生矣徐叱曰汝覓移尸錢我元不  
曾許何謝為曰昨宵今夕事不同耳徐曰何也曰我首身異處  
不知幾年因君出之滿望度脫不期欲入藥籠中使我永無生  
望且三魂七魄久已分散只心魂守此恐失頭顱是以有所求  
今拋在水中隨即清化遺骸不埋沒則錢與經亦無所用故來  
致謝徐曰既云身首異處今口體具足何耶曰此所謂一魂也  
又問稱德者何曰生時姓名是小王德隸錢大王獲聖步軍為  
旗頭大王入朝從行出門忽報本營遺火潛歸救撲為轄將覺  
舉遂行軍令示衆于此無人敢收鬼錄沉寘賴君永脫言訖辭  
去後兩月餘夜同兄讀書月明間聞謳聲注目無所覩移時復  
然穴窓密窺之一女子少艾戴魚枕冠皂衫黃裙紅履往來池  
上謳罷攀岸邊竹竿投于水其聲絳然自後怪不作

繡川驛

乾道四年春文惠公自會稽帥請祠歸將至婺州之義烏知縣  
事張宏先期汎掃繡川驛邑吏掌供辨者宿其中夜未艾月色  
朦朧聞外人往來行步甚武疑為盜也謹伺之乃神人十餘輩  
長者丈許衆懼不敢出戶復就寢竟夕不遑寧明日而文惠至  
蓋故相所臨必有神物為之導衛耳

胡通直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胡瑤毗陵名家子也少年過廣德謁張王  
祠求夢是夕夢入廟中金鋪朱戶觀闕廣宇儀衛官曹之盛世  
所未有絕與白晝不同行至西廂一吏來前問勞殷勤如舊曾  
相識者胡度非人間世漫以異時窮達扣之曰可至通直覺而



歷歷記憶意殊不滿是時已有官贈澄選調甚久紹興癸丑始赴襄幕南再書考而薦章溢格但每思昨夢知官祿有所底止若改秩便升朝則餘日無多又以為慮慶元乙卯十二月二十一日赴同官宴集與衆客曰昨夕夢持錢囊相遺者受而數之得其五十三錢今正年五十三歲其兆殆不能住也坐上共解釋之酒才三行忽覺腸痛貫徹心髓不可坐索輜先退翌日不起階止儒林郎其家為伸致仕之請果得通直如陰吏言

### 李林甫

柳子厚龍城錄蓋劉無言所作皆寓言也其一云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于市脅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興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其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為娼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類前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

### 鼈癥

景東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脅間忽生腫毒隱見皮裡一物頗肖鼈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忍得興古城村有外科醫曰洪豆腐見之使買鮮蝦為羹以食咸疑以為瘡毒所忌之味醫竟令食之下復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真鼈癥也吾故求其所好以嘗試之耳乃合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作但如前補治遂絕根本其人屢攻癰疽如神而不肯傳人雖其子請問亦不為言然侍旁剽見以熟故亦名良醫

### 青田富室



慶州青田縣嘗有水患盡浸民廬富室某氏素蓄數船于江岸一家畢登避于高處既免而生生之具毫毛未能將方擬回船裝取望水勢益長一邑之人皆騎屋叫呼哭聲震野富翁曰吾家貨正失之容可復有豈宜視人入魚腹置而不問哉即分命子弟各部一艘自下及高以次救載并其所挈囊篋聽以自隨至則又往凡往來十餘返母慮千人悉脫沉溺之患明日水退邑屋無一存但莽成一大沙磧富翁所居沙突如堆阜遣僕并力輦棄則一區之宅儼然不動什器箱篋索堵如初惟書策衣衾稍沾濕而已是時翁之子就學于永嘉聞難即歸已而復至言其事如此惜不得翁姓名有陰德者必獲天報獨未知之耳

天台士子

淳熙初台州城外兩江水因雨大漲涌幾冒郭門民死于洪流者不可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在黃巖水未起之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籬每籬容穀一斛才出溪口波濤如山人乍浮乍沉相望不絕士子維舟高岸遇漂至側者欲救之而舟力不能勝于是每載一人則擲棄一籬穀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與之還城時尤延之表為郡守歎賞其仁即治盛具延請而餉以百十錢又畀以門客恩澤遂補登仕郎同時有巨室一處女其家既沒獨坐于浴斛泛泛垂死逢漁艇過其傍呼之曰我是某坊某家女能活我當以臂間兩金釧謝汝漁人載之至則無歸矣女悲哭幾絕解釧付之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番此物自贖我不忍取也捨之而去漁人之賢若此使遇惡徒將奪金而投諸江豈復有活理也延之恨不得其人姓名云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州長溪大火邑士陳使君者居鄉與人和同而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鄰黨相率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肯及我堅坐不動但焚香于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建神天其監之須臾四向皆為煨燼惟陳一區獨存此事甚似支景所載李綬觀家祝火也

###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初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辨集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山李侯廟謁夢神告曰不必吾有言只見陳俊卿他所說者是已黃至臨安方與陳會即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謝以不能辭黃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之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此說

### 太歲堂

姑蘇張比部家極富盛名園甲第冠於二浙崇寧間於後園起華堂前鑿大池取其土以築堂趾掘地數尺得一蛇細財如著然蟠結穹窿其長不可勝計比部之子實主此役畧不以物怪介抱命僕夫斷為數百截而輦去之凡運致十八九擔而後盡時人謂張子凶于祆崇戲目其堂為太歲堂然亦亡恙後遭罹兵禍始蕩為丘墟王順伯祖母南劔夫人正張氏女云

### 能仁長老

永福縣能仁長老用常住錢買祠部牒度其弟子一人為僧紹興二年長老死于寺明年所度僧往他刹正見一犢生腹背間隱出其師名曉然可認乃請于彼處主首買之歸生瘞之俄而別牛又生犢腹字正同復買瘞如前未幾近村田家牛得犢亦



有數字僧試往視宛然與已瘞兩者等始驗其業報當爾遂置不問

### 香屯渡小童

德興香屯有渡野舟人艤岸一小童奴與錢五十求載舟人訝其多童曰我得怒于主公遁逃而至懼其亦過此相追捕幸容我伏于板下以避之舟人許之少頃一村叟來才登舟童即衝板出變成巨蟒其長可丈五尺昂首徑齧叟喉叟急舉两手扼其頸蟒不得搏噬但以身緊纏束之舟中人股栗相視或持長鈎斷蟒為四五始解散而人蟒俱斃矣此叟蓋為巫姓程氏里社呼為程法師尤善禁蛇積所殺不可勝計暮年頗敗其法故值寃報云張子理之弟南康稅官嘗從其傳法

### 余氏婢夢報榜

余玠卿監臨安稅院慶元元年七月婢慶奴夢兩人持黃旗扣門大呼曰來報省榜方以辭却之其一又曰正是本宅既寤以告介卿介二子儼倬在鄱陽候秋試乃寄書歸言其事介使淬勵學業以應夢兆已而皆不預選二年三月七日餘干士人史本凌晨訪之蓋去歲鄉舉者云本在貢闈作易義頗覺稱愜恐或叨竊名第常聞報榜者有剝脫人衣裘之患儻遭此撓旅舍遂無他衣可出願隱避于此介卿許之次夕揭榜報人已知史所在徑造余門史藏于堂不令見其面但攜之以錢乃止始驗曩昔婢夢且有本宅之語本中一等第七名為易經魁方二十許歲

### 三公神

鄂州城內三公廟其塑像昂足而居不知為何神邦人事之甚



謹紹興中從義郎左良為本州金口巡檢去郡三十里一日將  
晚似夢非夢見黃衫走卒立庭下稱三公喚良拒之曰吾職掌  
巡檢三公乃尊神何為見喚俄又一卒至其言如前不得已隨  
之出偕行到大官府入門造堂遙望數人道袍裘帽而坐延良  
于末不交一談良起白之曰良承乏賤局奉命見呼敢問何事  
也一人云無他事以此間失去一黃羅幔煩為根索踟躕未及  
對又云其人現在岳家軍中良拜而退恍若夢覺明日謁岳少  
保具以神語告之勅軍吏詢究岳法制素嚴吏不敢緩果即時  
擒獲既壞其半矣岳驚異命誅盜而別製新幔送廟中良後夢  
來謝丁志所載婺州都監即此人也其子輔慶元二年為南原  
縣稅官說此

胡十承務

揚州人胡十者其家頗足故有承務之稱紹興之末有五士人  
來見不通姓名不候主人出徑坐庭上胡即束帶延揖見談論  
稍異心以為疑一客起曰君勿用他疑我輩非世間人蓋所謂  
五顯公也知君能好客是以不由紹介而至願假一室使得依  
棲暫為偃泊之地然亦當常致薄助以酬主禮胡甚喜之飲酒  
數杯指就閑館舍少番晨夕加敬金帛之贈不求而獲相從越  
五月適胡君生朝同入言曰溷君家已久誕辰甫臨願薦一卮  
為壽是夜聞鋪設之聲丁丁然旦而謁賀幕帟華新器皿煥赫  
舉觴至于再三胡視酒器下皆鐫揚州公用字驚窘良劇以為  
竊公家物必累我諸客已覺笑云但放心飲酒自當返諸元處  
酣適歡譁過三更乃散明日空無一物俄自携具就胡飲從容  
白曰我等盡力于君亦不少願求此宅為廟庶幾人神不怕混



雜君却于比近別築第但用吾日前所餉足以辦集幸母見拒  
胡曰此吾三世所居詎可輕議擬擇山岡好處未為營一祠且  
任香火之責如何皆奮言不可出語益悖自是遂造崇怪胡不  
能堪謀于嫺舊將呼道士施法方出門五人當道遮立曰聞欲招  
法師見治吾乃正神享國家血食只欲宅屋建廟未為大過法  
師何為者哉雖漢天師復出吾亦不畏胡益以愁撓而憂惑日  
甚他日入市值道人行乞謂曰君面有憂色必遭鬼物所惱可  
從此直進儻逢一小僧便祈之定能相救胡驚謝方擬扣其詳  
忽不見行至田間果遇僧即致懇禱僧曰茲小事耳君姑歸我  
暇時自當往後數日胡正與五人語僧從外來五人狼狽而竄  
曰胡承務害得我輩苦毒僧追叱之曰這五箇畜生敢在此作  
過可捉押去旋失所在僧云是皆由賊向在淮河稔惡各已正  
國法極刑梟斬而彊魂尚爾縱暴今已因執屏除君家安矣猶  
恨走却一鬼徐徐復出然不能害也胡喚妻子列拜且致厚謝  
僧不受一錢便告別胡送之出門回見一鬼睚眦短氣鞠躬言  
曰某等實非神以饑餓所驅遠投賢主人本自住得好而兄弟  
不合妄有建廟之請遂觸怒譴適者和尚叫捉時急竄匿于廁  
板下僅得免脫某亦不敢住只馮一飯以濟枵腹先聞和尚非  
凡僧乃宅中兩供養佛耳胡即設酒食與之食畢泣拜而去胡  
氏蓋事泗洲僧伽小像者也

婺州兩會首

婺州鄉俗每以三月三日真武生辰闔郭共建黃籙醮禳災請  
福紹興元年富戶陳氏徐氏主其事陳作都首而徐副之自是  
頻歲供具甚整肅後三年陳生偶以家故頗侵用衆錢及期末



有以償遂推徐代已徐諾之凡所應費出私財濟助無所惜而  
 受雇傭書人憑舊奏章其列都首姓名或為徐或為陳兩人未  
 嘗細視也迨升壇焚奏兩人俱戟栗不自持拱手相向若被束  
 縛者人問之不答惟連聲叫稱苦告在會男女數百竝為巫拜  
 祈哀然莫知何以蒙譴俄一人為物所憑大言曰吾是監齋使  
 者恰來見奏章內或稱徐某或稱陳某顯有異同誠為不敬三  
 天門下不肯受接冒犯清律罪有所歸眾哀拜不已良久乃于  
 汝寺用心至誠待我為白真君做一道理少頃復言真君專為  
 朝上蒼方便奏過已得旨放罪不旋踵兩人蘇醒如初竟畢醮  
 事

王法師

高安勇金門裏王去師者平日奏行天心法為人主行章醮戴

星冠披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真黃冠費謝幾減三之  
 一故多用之每使鄰人李生書寫章奏清詞慶元二年正月十  
 五日一富家以上元令節邀建保安醮李生從其朋輩先夕出  
 遊觀燈飲酒食肉乘醉操筆字畫紙絨皆不精緻醮方罷王夢  
 兩朱衣吏追攝至天官庭下天官盛服正坐侍從整肅吏引王  
 立於前俄而數武卒擒一囚至則李也天官赫怒問曰此所奏  
 青詞如何敢喫酒肉後書寫叱使溺坐出其足訊荆杖百餘下  
 然後呼問王責之如前王對曰某但主持醮席行高功職事某  
 某之過元不曾知喝令且退一卒舉所執過擣其心曰去悚然  
 而醒覺心痛不可耐未及與人語聞門外有呼聲甚切遣童詢  
 之乃李妻也曰丈夫忽得病危懞請法師救之王忍痛詣其室  
 李遙叩頭曰恰來某受訊杖無限苦楚君正見之必不能久居



于世今無復可言望以久預筆墨之故與三千買棺王慘感應  
曰可李即死王自是心愈掣痛繼又歐血至四月未而亡

黃主簿畫眉

黟縣黃祝紹先為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其室收  
拾衣衾分寘兩囊臨欲去黃氏盲畫眉一禽頗馴黠解人語是  
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雕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為遭猫搏噬  
遽起視之盜望見驚懼急走出遺其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  
失之矣夫畫眉乃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蓋  
有愧焉

邵武秋試

慶元元年邵武軍秋試進士其春秋義第一篇出題曰公會晉  
侯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考官懷安丞王選  
得中選者兩卷而解額有限但可取其一二乃携示同院甲之破  
題云用其謀于事之所不當為霸主將以為攘夷狄之計畫其  
力于勢之所不容緩霸主將以圖中國之安乙之辭云率諸侯  
而與非其所與春秋既以始事為耻因諸侯而治非其當治春  
秋尤以終事為幸眾皆曰甲者詞意清快勝于次卷然不見公  
至自會之意當以是定去番可也于是真乙于選中王為之累  
夕不憚因再讀乙對策其語有風流之所靡習俗之所咻喟然  
而作曰若用齊人傳楚大夫子之事則自有正音捨是則當作  
去聲讀為犯廟諱乃黜乙而取甲洎拆封造榜所謂乙者李闕  
祖也前舉嘗薦送甲秦寧鄒應龍也先是鄒本名某以未試前  
乞夢于大乾廣祐王廟夢屋內兩龍盤旋已騰上一龍背越前



而出既覺遂更名次年省闈會稽莫子純首冠鄒居第二以無  
廷試之故子純已有官不可先多士乃依故事并鄒為大魁鄒  
之前程如是科舉特假登耳

### 鐵索寺古墓

時俊為建康平軍統制紹興二十四年謀于造宅有術士言南  
門外落馬澗本軍教場傍鐵索寺之後山勢逶迤盤屈風水絕  
佳正宜建大第俊用其說命工治地就高坎上握土且丈許得  
一古丘蓋數千年前墓也中無異物但空澗數丈石室猶存得  
人脛骨一節其長四尺鐵長劔六尺皆穿蝕成孔竅銅盃之大  
幾與盤等巨壘滿貯油既燃大半一炬熒然為風吹滅室下  
梁栴盡白石疊砌累層一切如新俊悉輦出以為壓階所用銷  
鑄為他兵又得魁皿甚多皆石也俊匣其骨持示都帥王權  
每出以示客識者謂此人蓋防風氏之支流也後六七年俊  
采石之功歷池州兵帥江西副都總管官至四廂承宣使又築  
宅于豫章

### 蒼嶺二龍

台州仙居縣在萬山中其巍然聳峙于西南者曰蒼嶺西抵婺  
中分以南隸括蒼其崖谷之絕異林泉之幽茂者咸萃于此循  
北趾而登當山之半窪而為二潭相距三里深不可測有龍潛  
焉以旱禱者必應淳熙十四年秋二浙苦旱詔逐郡守令祗謁  
名山川以請雨邑宰蘇光庭率士民齋宿于潭次高者險峻路  
絕非緣石扳蘿而不可到乃持刺字效世俗通謁者投諸潭中  
俄有物蜿蜒而出一黑一黃盤辟俯首意若相就方罄折投之  
即躍而入遂迎止潭下之仰高亭設香茗果饌侑以梵唄之音



既訖禮夜漏未盡十刻星象燦然黎明下嶺雲氣倏合雨亦隨  
至少霽復有雲自東南而上滂沱三日一境霑足時七月二十  
六日也先是蘇夜夢神人云姓曹氏携二小蛇跨谿而下縱之  
五田相次而升宛其龍也雲氣所從之方霽而復雨之狀皆與  
夢符獨不悟曹神之說山居之老人言此潭舊名槽潭以其形  
似之也斯其是乎蘇念靈應之異欲後人永永敬事于是出捐  
公錢立屋十間與潭相嚮大脩香火馬台州教授陸峻為記刻  
石蘇今通判無為軍以示予

黃教授後身

黃唐佐字堯臣福州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科紹興乙丑終于奉  
議郎某州教授其妻王氏悲痛不能釋明年二月夢之如生時  
與之語曰我已在閩清縣藥山陳五君家出世無用憶我覺以  
告從子湘鄉尉楷曰楷知彼處有藥山但不知所謂陳五君  
者何等入且居何地即當往訪求既至果得其家先折簡致問  
五君不答楷具昨夢因依納謁乃答云吾兒婦以二月懷孕曾  
夢一官人來言身是黃教授今當為爾子茲覽來况彼此真符  
其必有嘉證楷又申懇備至祈以誕子時切相報欲為他日問  
訊張本許之遂還連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旦陳婦生男五君名  
之曰萬頃字之曰夢應以顯厥祥且馳書語楷曰亟往視之兒  
猶未滿月望楷入室迎面而笑及長讀書有聲淳熙甲午預鄉  
薦然贈燈二十年紹興癸丑始擢第調興化尉其弟大猷書本  
末以示人

鼯鼠蟻虎

鼯鼠為郊牛孽書於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千年以來吾



鄉忽有之姓孫份家一黃牯在欄不食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剝缺成竅見兩鼠與常異其形絕小騰躍左右踞牛背齧嚼驅之不去搏之不得乃徙于他處鼠復來凡三徙避之皆不免竟死兩角已穿空肉亦垂盡僅存軀幹耳方牛遭害時似不覺痛惟極痒蟻虎者有人自淮南得種來比白蟻之大三四倍放入蠹柱中少頃蟻紛々而墜腦上率有小竅才半日空群無餘鄱陽人屋宇多用松困于蟻暴患無術以治之惜乎此虎之不多也是二物可謂創見而為人祥崇則殊不侔

### 桃源潭龍

德興壙岷山亘百餘里有三潭龍螭所藏其在桃源塢者時見光怪頃歲一村媪過之見異物如牛卧潭側鱗甲熠々每片如斗大其長妖嬌數丈許媪狼狽奔歸尚能為家人道所見即死潭中縣境昔旱民吳彥柔者與妻素奉佛教親詣潭所焚香啓告曰天久不雨田禾將槁願一施靈賜濟以甘澤於是旋繞西傍屢誦經呪少焉一小青蛇出水面俄化為巨鯉久之又化為鱖而首則蛇也悠揚自如具祝曰若神龍能下雨救禾苗當以家財建立祠廟于此使民俗永遠香火供事則又露雙角屹然吳遽趨下未幾大雨傾注彌日方已合境賴以有秋吳不甚富財有田千畝乃三分之以二與兩子而賣其一為工匠土木費窮成夫婦棄家徙居于門躬執洒掃之役龍之靈日以詭異人或汲潭水真盆中小魚充溢不可計及還之于水蓋無一鱗投紙錢者或沉或浮俚俗言沉者神所受者也脫不當神意雖縋之以石亦裂碎浮出吳妻至彼踰年端坐而逝吳獨處盜乘虐竊其衣物持下夫聞兩壯夫從後追逐叱曰此吳居士物汝



那得偷急送元處還之吾釋汝盜悔懼如其戒自是無復有穿  
窬者紹興癸丑大旱饑民入山掘蕨根若于無晨餐每日煮米  
為粥以食之源源不絕憂不能繼然所儲甫罄必有外人來助  
若不道之者竟畢其事吳至今猶存里社稱為二十一翁

河東道人

建炎中錢公載蓋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有舊問  
其所以來之故曰吾本寓某縣比見風氣絕不佳一邑人當有  
災殃甚劇若不捨去必死是時虜患方熾但意其為是而轉徙  
也後月餘得鄰郡報彼縣白日地陷居人盡沒錢嗟異其前知  
欲呼語之且將有所遺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房  
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頽遂遭壓尸猶埋于土中俟申知  
官司乃敢掘取耳錢大驚嘆謂此人能知于前而不能審于後  
豈真數已定非智慮筭度所可脫耶

錢氏鼠狼

錢仲本寓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狼黠而馴  
每于人手內取食戲優於傍如素所蓄者嘗為猫所偪欲加搏  
噬狼奮前迎攫之猫避易而退自此不敢復犯其鼠無論巨細  
遠近必追襲擣其穴擒之官舍多以松板布地有為鼠所齧破  
而往來者輒亦深入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群輩掃迹殆絕鄰居  
朱評事家僕育數鷄警視稍不謹中夜常為物登其背啄食但  
勃擲作聲則已死他日專視之乃狼鼠也僕乘間執殺之剝其  
皮釘于壁錢氏失此驚物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許大郎

許大郎者京師人世以鬻麵為業然僅能自贍至此老頗番意



營理增磨坊三處買驢三四十頭麥于外邑貪多務得無時少  
縷如是十數年家道日以昌盛駸、致富矣每夕分命幹奴守  
直於磨傍其一小二者睡中聞呼聲時明月穿窓歷、可認起  
視兩傍蓋寂無一人久之聲益高諦聽之乃一驢探首于磨臍  
中作人語而衆驢此際皆憇棧下元無在磨室者磨臍又窄不  
能容蓄首極異之不敢發問怖悚至旦走白主人曰怪物入室  
不可復往許扣其故笑曰汝昏花妄言耳安有是物吾當自驗  
之迨夜親往獨宿即聞呼大即者三許起坐咄之曰業畜做何  
事妖怪驢應曰也好休得了許又咄之曰業畜住便住何須嚇  
人我不怕汝遂默、無影響及明日諸磨皆中裂如截不可用  
自是主計浸衰許亦死其子以好弓手應募為禁衛至孫經以  
班校換授得官慶元初為饒信州都巡檢使

### 許客還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  
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為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  
不能曉平常蓄十餘鴨是日歸于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  
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于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  
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其所值恰三  
百錢

### 程迪功失明

樂平杭橋人程覺迪功字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進士四試  
禮部不利再以特恩得州助教不拜值紹興甲寅登極大需入  
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鄂州酒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  
舍中夜平睡間聞異物從右耳內起其聲如雷驚而悟黑睛已



爆裂清汁流注滿席而不甚痛到曉目遂枯即衆謂其夢寐中必有兩見程不為人言其異如此

### 陸道姑

陸道姑者金陵人自幼好誦佛出家百丈山為尼童後還俗嫁夫有子夫出作商累歲無音耗姑寄子于所親布裳草履獨往他邦訪覓遇一僧于路叩其所之具以告僧曰汝夫亡久矣無用去姑且疑念業已在道前進如初僧力強其還仍求行費姑所齋才三千畏其暴也與之太半度前程無以自給亦回經一日復見僧僧曰昨日餘錢宜悉贈我乃傾囊空之僧以所執扇為報曰吾扇非常比遇病者就以揮之可不契藥而愈遂辭去過一家適聞其疫癘入扇之卧病者皆起甫出門僧又在焉怒曰我教汝療人病不曾教汝療人命諸人患疫皆天旨豈得違叱令還彼家反風扇之凡起者復仆遂取元扇而番語曰此後只以手風扇之吐氣嗟呵之足矣既歸故里聾盲跛躄輻輳其居賴以愈者什七八慶元元年九月來新安距城十餘里得石耳山旋闢石室以處聞其風者踵至日常數百德興士人余持國娶洪應賢女持國預壬子鄉貢賓客來賀迨冬不絕洪氏詣庖視饌墜而傷足筋攣不能伸醫治三歲弗效乃往訪姑姑望其至驩然與相接語曰娘子心地好當無苦餌以茶果飯食皆先取而呵之俄頃間起立而未嘗病者不假藥石針灸謝以錢帛笑而不納持錢米為施者浸多別一余氏子出力幹綠將創佛屋自山下升其巔扳緣峻陟極難而工徒運致木石若有神護富民諸甲者始萌惡念欲往問難折剝之未至坐處視其側有二龍蟠繞光赫儀狀可怖即悔懼作禮願捐錢百六十



萬刻佛像姑固卻之不從姑曰果欲爾宜勿用婺源湯匠諸素  
與湯善竟以受其徒踰月功畢集丁匠百輩昇登山湯奮姑前  
言因犒飲需醉出不遜語須臾疾風四起飛沙走石昇者僵仆  
相屬彌日不克進自是外人入謁夙非善良者望而知之歷道  
其平日操持不少隱諱其年可五十許常云吾已久誓願滿十  
九年去矣未知其究如何

呂九齡及第

平陽周秀才元名石臨應舉夢人告曰君且及第袖出將來省  
榜示之遍閱始末無已姓名其人指呂九齡以示之曰此是也  
既覺大以為不然而思索其義不能去心忽幡然曰吾不應改  
姓姑取呂齡二字為名或可應之聞者頗嗤笑果于乾道八年  
黃定榜擢高科

湘鄉祥兆

王南強 容潭州湘鄉人元名午淳熙壬寅歲肄業于嶽麓書院  
嘗與同舍小有競既而悔之謀欲更名以示佩帶之義其兄弟  
皆連之字乃改曰容之且取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說仍字南  
強癸卯春書院待秋試其兄為詣本縣投家保狀及試前數日  
將納卷而視縣所解簿則單為王容方以為疑而兄至謂曰我  
今以適為名汝不必二名徑已除去之字茲即汝也遂用此入  
試是舉預薦甲辰省試畢聞兄亡而歸既到家報榜人至既奏  
名矣舊師舒誼周仁來賀云二年前有術士來湘鄉遊縣學自  
言能相夫子像而知士人登科之多寡今聖像開口而笑合主  
兩士登科如此舉只一人則後當有繼之者去歲初春學長王  
仲淹汾叟親書桃符曰競說素王顏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吾



嘗思之王者君之姓顏者容也實君之名素王者其喪之戚也  
黃甲捷先通者今歲阻廷對後舉還試必居黃甲乃先通吉耗  
也其說頗傳于士林乙巳春縣學補試王仁伯者易名顏遂中  
首選丙午之春舒周仁入府語南強曰王汾叟又書桃符更可  
怪曰素王顏色津津喜黃甲科名昂、來汾叟寫罷驚悟曰前  
年為王南強作先兆今復為王仁伯作先兆耶吾獨以為不然  
是亦南強先識耳昂、者三名前也是歲王顏為解魁滿意魏  
級已乃下第南強果魁天下所謂術者不復至惜不記其鄉里  
姓名長沙古語嘗有駱駝嘴斷狀元出之謠駝嘴者山也其形  
似之在州北正直水口其下曰麻潭皆巨石屹立淳熙七年辛  
幼安作守劄飛作營廣辟衢陌許僧民得以石贖罪皆鑿于潭  
中兩取不勝計後帥林黃中又增益南街取石愈多迨丙午之  
夏駝嘴中斷為兩不一歲而南強應之桃符證應已載于癸志  
比得南強筆示本末始知前說班、得其粗要為未盡故再紀  
于此而癸志既刊於麻沙書坊不可芟去矣

### 仰行山宮

王南強以淳熙十年暮冬自長沙赴省試過袁州禱于仰山行  
宮是夜宿州東新市村即夢人歌玉樓春詞曰玉堂此去香風  
暖正飛絮馬前撩亂姮娥剪綠羅衣待來到蟾宮與換纔半闌  
既止又一人白衣乘馬自袁來到王傍下馬揖王立談曰今早  
承訪及遂復騎而去王因送之半里許別有過王者曰此乃仰  
山廟裡人也聳然驚悟蓋神君之像正着白道服明年王奏名  
以兄訃急還未獲廷對亦驗一曲弗竟之意矣十四年正月赴  
殿試至袁申禱夢與友孫君同飲于盧溪市孫曰汝飲酒與我



同做第二人却不與我同王曰吾固未嘗以第二自期也孫遵  
曰但願汝作狀元遂覺廟廡下有一偶像戴僧帽謂之應夢遺  
者孫君生而禿全類僧顏狀故神假其人以告云紹興元年春  
王赴鎮東養僕過謁廟且具牲酒祭謝于獻亭夢神君飲其上  
揖使居賓位坐客數人陰風肅然昏暗如暮夜仍不設燈燭陡  
覺毛髮竦浙莫能辨同席者為誰聞殿上厲聲言來何遲未及  
答而曰儘快儘快恍惚而寤蓋主當以去年四月之官用家故  
稽番愆期旬月乃得上然蒞職總兩月即召入館此遲快兩語  
之證也

### 黃戴二士

莆田士人黃蒙字伯華與其友戴松皆以紹興乙卯某月某日  
寅時生並居郡中少相善既壯為學皆著稱有客工論命二士  
共進之使分別優劣客歷問家世平生然後斷之曰二命大異  
相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未其發跡必在  
後退而告人曰品格皆絕低黃雖勝之亦不足道也既而戴但  
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登合選淳熙壬寅得免  
省還閩守年間戴死甚懼時福唐黃司業定為潮陽守往訪之  
飲酒無算中夜感風淫之疾而甲辰廷試期已迫強昇病詣郡  
鄉人為賂邏卒及閹者容其跛曳三四人掖之造廷及唱名亦  
如之雖幸列于四甲竟不可參選乃求岳祠以歸歲滿無痊意  
凡三任而終年止五十八是雖登科食祿視戴布衣早歿為不  
侔然一紀殘廢與死為鄰真不足道也

### 雷震鷄

慶元二年六月八日饒州大雷震霆雙港巡檢營兵張發家先



育一雄鷄本志將以償龍堂三牲願者是日遭雷擊初斷其足乃自頭至尾中裂之鷄之獲罪于神明無由可問然震雷輕用其威亦淺矣

### 許子友

許子友者南康大庾游術寒士也乾道八年謁廣積寺僧因番宿時有醫士劉大用適在寺寢于閑房許居法堂上半夜連發聲驚魘劉出呼之僧亦來許乃蘇起語人曰為一物甚重登床壓吾腹體冷如水暗中畧不見有手足吾困不能支聞諸君踵至始捨去僧云此乃寺後山下一巨石每出現光怪為人害無有宿客得安眠者以其質幹頑重未易除徙故置之不問許坐而連明急辭出自是不敢復至或曰石妖如此非鑿破其稜角也日將復為孽僧以無力辭而止

### 解俊保義

保義郎解俊者故荆南統制孫也乾道七年為南安軍指使有過客且至郡守將往寶積寺迎之俊主其供張曰暮客不至因番宿夜方初更燭未滅一女子忽來進趨嫺冶貌甚華豔俊半醉出微詞挑之欣然笑曰我所以來正欲相就結綢繆之好爾遂升榻問其姓氏居止曰勿多言只在寺後住汝明夕尚能抵此否俊尤喜曰謹奉戒自是無日不來仍從寺僧借一室為久寓計經月餘僧弗以為宜外人固無知者時以金銀釵鉅為贈俊既獲麗質又得羨財歡愜過望謂之曰吾未曾授室欲憑媒妁往汝家以禮幣娶汝何如曰吾父官頗崇安肯以汝為婿但如是相從足矣俊信為誠然而氣幹日尪瘠初貨藥人劉大用與之游居亦訝之俊不以告嘗兩人同出郭遇遮道賣符水者



引劉耳語曰彼官人何得挾殤亡鬼自隨不過三月死矣劉語  
俊、初尚抵諱既而驚悟曰彼何由知必有異便拉劉訪之旅  
邸其人笑曰官負肯治和不然幾壞性命留使同邸異室而顧  
劉與之共處撚紙十餘道使俊吞之劉密窺之見其作法麾呵  
之狀二更後聞門外女子哭聲三更乃寂明旦俊辭去戒令勿  
復再往寺中諸僧後知其事曰寺之左右素無妖怪之屬惟昔  
年邵宏淵太尉謫官時喪一算女葬于後墻之外必此也自是  
遂嘗出為僧患僧甚苦之遣僕詣武陵白邵請改葬邵許之乃  
瘞于北門外五里田側復出擾居人又徙于深山其鬼始絕申  
志所記張太守女在南安嘉祐寺為厲以惑解潛之孫與此大  
相似兩者相去十三年又皆解氏子疑只一事傳聞異詞而  
劉醫云親見之當更質諸彼間人也

### 龍陽章令

鼎州龍陽縣經寇攘之餘邑井蕭條居民稀少令丞官舍妖異  
出沒見于白晝顯慶元元年吳人章君來為令視事未幾便若  
有所染着每日退廳後必命吏陳設堂西偏一室施重簾複幕  
望之絕暗不使人輒窺且具兩人七箸飲饌而不見客入但聞  
語笑融怡遇酒炙至則自出取之迨暮乃已妻子問之不對神  
貌日以枯索及冬而殂既歛數日廐卒夢其來令韉馬告以鞭  
在宅堂不可得章曰我自取之是夕一家人悉夢其入房自携  
鞭而去明旦所養馬無故而死鞭失所在章之子不忍剥馬使  
埋于園內俄而亦出為怪繞縣舍四傍嘶鳴跳躍一切之物無  
有不示變異章氏既行予侄孫儼作丞素抱血疾自是益甚夜  
夜遭祟魅扣擊門戶予侄婦勸徙居儼終不肯聽次年二月竟



不起

同州白蛇

同州自元符以後常有妖物出為人害皆言白蛇之精官民多被害禍至于郡守亦時墮于怪知之者弗敢以作牧為請政和間宰相之婿某必欲得之蓋貪俸入優厚之故相君諭之曰馮翊蛇妖甚惡無以身試禍婿意不可抑竟拜命往焉交印之三日大張樂會官僚忽顧諸娼曰我方視事置宴汝曹當華飾展慶願乃着白衣何也娼知其意不敢答宴罷即病明日詢于客將對曰使君得非昨到眼眩妄有所覩耶實無此人其家走騎報于相君相君白于徽宗詔虛靜張天師往治至則婿不知所之矣到郡才十日張召內外諸神問蛇所在皆莫對繼呼城隍叩之亦辭曰不知張怒首甚峻敕陰兵行蜚撻楚毒備極訴云彼物之靈上與天通言出于口大禍立至張曰吾之法力誅之有餘今但欲得其窟穴汝若不告當先受戮于是神俛首密白其處張擇日詣之去穴三里結壇五層其廣數十丈壇成悉集一城吏民使居于其上而領眾道士作法初飛一白符寂然無聞吹飛赤符繼以黃符良久風雲勃興雷電四起青氛黑霧蔽滿山谷見者危懼少頃煙散張持法如初俄白氣滂于天際或黃或紫如是者四五變壇上人盡顛仆怖哭立待吞噬張使人人口嚙土一塊以禦邪沴遣取州印置前語眾曰白蛇之神盡于是矣必將自出如越過五壇雖吾亦不復有生理尚不吾敵則止于三層邪不勝正此邦當無憂也已而烈火從穴中發漸及壇畔大蛇呀然張口意欲吞壇矯首僚空高出望表迤邐且近引其身繞下層四五匝張左手執州印右手執玉印端立



對之蛇縮慙挫沮進退不可驅幹漸低摧似若為一山所壓衝  
第三級而止即飛劍殺之其後累、而出小者猶如柱幾萬條  
張曰首惡蓋牝者種類實繁此難悉誅然亦不可恕擇其為孽  
者去之足矣顧父老壯勇者解所佩刀劍斬其如柱如楹者二  
十餘條皆為法力所束帖帖受劍其餘以符付神將驅出外境  
又數日率郡民視其穴有石床正中蓋其盤憩之處白骨山積  
皆前後所啖食之人臭聞百里經月方悉虛靜為漢天師三十  
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尸解復隱於峨眉山蜀  
人時或見之天師嫡派遂絕今以華人紹厥後云

蔡京孫婦

宣和二年太師蔡京府有奇崇染着其孫婦每以黃昏時艷粧  
盛服端坐戶外若有所待已則入房昵、與人語歡笑徹旦晡  
後昏困熟睡視骨肉如胡越然飲食盡廢蔡甚憂患招寶籙宮  
道士治之及京城有名道流前後數十輩皆痛遭折辱狼狽乞  
命而退時張虛靜在京師密奏召之才及上堂鬼嘯於梁張曰  
此妖怪力絕大蓋生於混沌初分之際恐未易遷除容以兩日  
密行法若不能去決非同輩所能施功吾亦未如之何矣蔡問  
所欲何物但令辨香花茶菓他一切弗用三日後詣蔡府坐未  
定有大飛石自梁而墜戔敗張面俄梁上一物如猿猴笑謂張  
曰都下法師無數竝出手不得汝何等小鬼敢來相抗張弗顧  
但焚香作法猿忽自左手第一指出火下燒灼之張凝然不動  
就火中加持良久而滅又自第二指出火如初五指既遍復用  
右手及兩眼最後舉體發烈焰滿堂熾然不可向邇張畧無所  
傷喜曰崇技止此耳叱之使下縮栗震懾張納諸袖中將起蔡



曰可使見形大呼曰大則首在空中慮不無驚怖蔡固欲驗之乃出而再叱聲未絕口已高數千丈蔡懼請急收之遂復故行蔡諭使致誅不可曰此妖上通於天殺之將有大禍今竄之海外如人間之沙門島永無還期譴罰如是足矣遂捨去孫婦即日平愈時此老七十四歲稔惡誤國家欺君罔上禍將及矣故變異如是

### 海鹽巨鰐

紹興二十年四月秀州海鹽縣竝海之民未曉將趨縣忽聞海中歌謳之聲謹沸盈耳驚而東望遙覩大舟從洋波間來皆佇立凝俟稍近見大鰐數十枚各長丈許策翼兩傍隨之而進頃刻抵岸則元非舟艦群鰐亦散但一巨鰐困閣沙上時時揚鬚撥刺巍然而高殆與縣鼓樓寺長百丈不啻額上有竅徑尺其中空傾邑傳聞爭來聚觀接踵於道以為怪物不敢輒犯經日始有架梯躡其背者久而知無他異競鬻其肉又兩日尚能掉尾轉動遭壓死者十人或疑為謫龍雖得肉弗敢食一無賴子先糞嘗之云極珍美於是厥價陡貴至持入州城每斤為錢二百涉旬乃盡吾鄉祝次騫時為縣宰命取其目睛大如桃光采可鑑儼然雙明珠也凡數日滴盡而枯領骨長二丈五尺縣後溪澗二丈祝遣人輿致以為梁每瘠一節堪作白搗米祝之宗人在彼携數白以歸至今猶存識者謂鰐居京洲中必嘗為人害故神明誅之云祝長子東老時年十一歲親見之甲志所書漳浦崇照塲大魚正此類也

### 董漢州孫女

董賓卿字仲臣饒州德興人娶於同縣祝氏紹興初為漢州守



卒於官其家不能遽歸暫寓蜀道長子元廣亦娶於祝既除服  
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三女而死元廣再娶一富人之室秩滿挈  
家東下與蜀客呂使君方舟偕行日夕還往相與如骨肉繼室  
微有姿色性頗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呂陽示高義携其孥復西  
遂據以為外婦蓄之郫縣而三女不知在亡矣祝次騫以兩世  
宗殷之故痛惻不去心屢囑鄉人制帥王恭簡公訪求之杳不  
聞問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路運使正與呂為代惡其人不  
俟合符先期解印去歲在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攝四川總屬受  
檄來成都塗經左綿吳侯仲廣待制為綿守開宴延之倡優畢  
集一妓立於戶椽傍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注目詢隊魁曰  
彼何人曰官人喜之耶曰不然吾以其不似汝曹故疑異而問  
耳魁曰是薛情也未暇應吳適舉杯相屬辭以不能飲吳責隊

魁必使勸酬魁笑曰若飲搃幹飲盡非薛情不可吳亦解顏曰  
素識其人乎曰前者未嘗到大府何由與此曹欵接但見其標  
格如野鶴在鷄群度非箇中人所以扣諸其長無他意也吳即  
令侍席因密諭之曰汝定不是風塵中物安得在此始猶羞澁  
弗語久乃言我本好人家兒女父祖皆作官不幸失身辱境只  
是前生業債今世負償夫復何說東老矍然有感曰汝祖汝父  
非漢州知州竹山知縣乎情驚泣曰吾官如何得知東老曰汝  
母姓祝乎乃我姑也吾聞汝母子流落尋覓每年不意邂逅于  
此又歷道所從來乃知昨為繼母鬻于薛媪得錢七十千今在  
籍歲餘矣語竟不覺墮淚一座驚駭爭致問東老曰其話甚長  
茲未可以立談盡他日當言之酒罷歸館舍翌日倩偕行母來  
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馬為除籍吳曰此易爾事竟如何曰正



有望于公其人於震亨為表妹必嫁之當以此行所得諸臺及諸郡餉贖為資送費今且托之于令人所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獨擅吾當以二十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復還合所得為五十萬悉付倩吳喜曰已為擇一佳婿即嫁之矣婿姓史失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賙以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絕

嘉州江中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為業家於江上每日與其妻子棹小舟往來數里間網罟所得僅足以給食他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網下取即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瓊瑤琢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寔豐不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盈塞敗屋幾滿室萬緡王無所用之翻以多為患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以來漁釣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寶鏡以來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留不如携詣我眉山白水禪寺獻於聖前永為佛供妻以為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為長老說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襯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檀越謹置諸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老密喚巧匠寫倣形模別鑄其一造成與真者無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貨貨自是日削初無橫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婦歸咎於棄鏡復往白水拜主僧諭以故情冀返元物僧曰君知向時吾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必至吾為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况於外物耶常



憂落奸盜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  
不覺其贖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衣鉢充物買祠部牒度童  
奴數溢三百聞者盡證元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漢  
家貪人也認為奇貨命徒吏從僧逼索不肯付羅致之獄用楚  
掠就死使者藉其財空無貯儲蓋入獄之初為親信行者席捲  
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持  
戟長身其武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  
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頓懼探懷擲鏡而竄又乃還寺為  
其儔侶言之後不知所在鏡所隱沒亦足為富矣隆興元年祝  
東老泛舟嘉陵逢王生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

### 黃師憲嘉兆

林開三命世俗日者多托其書以自銜然初未覩厥真也宣和  
間其人在京師莆田黃至一靜以太學上舍登科秘書省正字  
嘗邀之論命長子方齟齬立于傍亦漫令談休咎林曰此兒科  
名遠勝君至究竟處但只相似耳其後至一終於朝奉郎長子  
者師憲也狀元及第然亦止郎官而止師憲初登鄉舉時以紹  
興五年試南宮既出院夢題院門曰依舊家山萬里重新塲屋  
三年是歲本中優選以誤用韻榜罷八年遂冠者闈以無廷對  
擢居正奏第一先是其伯父夢神人告曰君家有此雙名玉天  
下流傳第一人又鄰人王氏夢其居挂金書榜曰狀元坊自謂  
子孫必應兆每誇語於里閭久而益貧遂貨于黃氏不數年師  
憲捷書來初命名時蓋慕東漢隱君子鼻祖叔度之為人已而  
年壽纔止于四十八與叔度同

### 胡邦衡詩識



黃師憲魁者閩時胡邦衡以樞密院編脩官點檢試卷得其程文黃袖啓謝之有欲治之主不世出大名之下難久居之語胡雖賞其駢儷精切而訝難久居之句為不祥後胡獲罪來福州黃致子魚紅酒為餉胡報以詩曰盈尺子魚來兩穴一瓶女酒敵新身言以子對女兩對新為工蓋新興酒絕佳閩人重之故形於詩句未幾胡再謫新州黃亦不至達官所謂難久之詞蓋先識也

雷斧

黃宋永<sub>河</sub>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畫雲雨晦冥雷震轟：繞柱穿屋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尋之元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錢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執而悞墮者諸人傳說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宣和初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至郢州通判其斧至今存焉

宋都相翁

長安李履中<sub>復</sub>以元豐元年十月將適淮楚維舟於宋都城下旁有他舟舟中一客如世俗道人者李熟視之見其面目光徹目中白輪如十歲小兒五色微碧是時天晦微雪水風甚寒但披破布紙裘革履不襪膚體不起粟神全氣充越兩日不見飲食疑其收陽內養而有所得也呼問其舟人云十餘年間三次來附載顏色不改惟蓄藥一大瓢更無他物遇泊舟則携瓢入市晚即醉歸不知所貨何物但問能知人過去未來事無一語失因此稱爲相翁李遂召之凡三召乃至與坐問其姓笑曰君問吾姓乃扣其攝生之法再三始言曰無用求人無以與人多



花早落天藏其明謂李請謹行之旋飲以酒稍款熟又詢其人  
倫之學即曰氣貞神靈可見鬼神紙上糟粕醫目枯精君來年  
得官詮選八年改官預錢穀軍旅者二十五年因論事得對為  
郎官又為主計官當權者遷怒枉退閑十餘載曉吾性命之理  
方客談話之次時時囁嚅於口吻間不可辨李默察其有異于  
人因告曰使子於性命之理脫然有得子或可來訪掃室共醉  
以盡平生豈不樂哉將行請記其事李亦酒酣漫錄以贈之後  
不知再見與否李果以次年時彥榜登第再說升沉禍福多驗  
官至中大夫集英殿脩

金谷戶部符

金堪湖州安吉人初名谷淳熙庚子入州學義勝齋高元夕諸  
生盡告假出游金獨坐讀書夜半就寢夢在家居燕几見一皂

衣若縣胥者揖廷下持片紙前白曰有引追秀才上供折帛形  
容蹇倨且含怒也取視之字絕草不可辨愠其追呼無禮率爾  
答之曰我自尚書戶部符在此汝何為若回顧坐看書案間  
文帖成沓果得符即出以示皂衣悚謝而退明日以告同舍生  
皆莫曉江陰何流適在學為釋之曰科舉屬禮部詮撰屬吏部  
今云戶部而轉運司實隸之得非諷吾人營漕臺牒乎金欣然  
經營半歲餘既而謀不諧只就鄉舉榜未揭數日前又夢到一  
都會過大石橋前有甲第一區垂楊夾道門觀華赫頗似政府  
正行橋上遇報榜四輩鏗鏘而來曰金堪得中隨應之曰我自  
名谷今既以堪名漢有張堪吾當改字為張仲矣遂解其榜出  
乃不利念二夢俱不然殆進取未如意為鬼神所戲罔至于癸  
卯復赴舉沉思故夢往來厥心將更名又未決往禱祠山廟乞



籤籤曰因借吹噓送上天糜官榮爵驗前緣音書千里無邀阻  
那更相逢八月邊遂以堪名納卷旅預計籍甲辰省試以正月  
九日與諸人詣貢院觀宣押考試官而王宣子以戶部尚書知  
貢舉耀如有會于表料四年前部符之兆其應不疑果登第再  
調為復州推官

### 余程守婚約

余元量初妻張氏既沒一年淳熙甲午之春再議同縣何衝程  
氏女既問名結約擇日納采而為讒口所間罷不成數月之後  
兩家皆息意矣余別有所議未堅定也夜夢舊先生董守約來  
持白狀紙一通示之問何書曰此年命月日也遽展視見當中  
大書一程字其傍小字数千如蠅頭未暇閱讀而董掣去之曰  
所欲報汝只此無用盡觀遂寤明日詣董言夢董于是事初無  
所據又平生未嘗與人作媒均指為荒忽杳茫之談但相對一  
笑而已既而成婚後尋盟於悟守約者若令守舊約也神假其  
名以曉人云小字者疑紀其一生休咎故不使得見耳

### 程氏買冠

浮梁臧灣士人臧慶祖娶妻程氏恩義甚篤程年不及三十而  
亡臧念之不替每日上飲食靈几必自設七箸於側與相對飲  
饌夜則寢其傍定雖尋單亦然嘗往田舍收租祝之曰我今出  
西莊暫拾汝去勢頗富一月已成某妾謹潔供羞矣無用戚  
遂行有商家從其用來尋常以篋領釵珥就灣中販鬻者是時  
到其家程主簾下呼問有何物具以名色對取而視之擇買魚  
枕冠一項曰要錢幾何曰五百程曰每年買爾物物有所值  
何必索價償七百可乎客初未肯為市徐念往來此地歲久人



情習誼不應校即番寇受直暮還旅店就主人語歎幹運之難  
曰今日起走營營只是張官人宅買得一冠耳交易費力銷折  
本錢去住無門將若何而可主人言爾且慢說本利爾定見鬼  
彼家孺人已歿人口至少那得更有婦女尚買冠子客意貌惶  
援拊腰間布囊摸所貯頓覺怯薄出而觀之錢形固在而絕輕  
援諸溝水無聲且浮而不沉極驚異亟再至臧宅審正盡語言  
虔儼然如初一妾出和所以至客以事告妾曰吾娘子下世只  
我與兩箇小兒共處誰買汝冠豈悞邪客猶不深信請入堂訪  
只見原寇在靈几上于是悚竦而退汗下如雨反視水中錢成  
爛楮矣

回香院鷄

景德鎮管下有小刹名為回香院淳熙中山主育一黃牝鷄不  
蓄雄僧老而饒但異日得一卵以供饌耳天將曉必躬持米一  
勺水一器飼諸柵中始從之出或兩歲久益以肥澤當秋夕僧  
夢婦人着黃衫泣拜床下歛衽請曰老新婦欠院家錢逐日旋  
還了餘欠只七金乞放此身去於慈悲寬捨之恩不可勝言矣  
覺而忘之至曉如常時以水米至柵則鷄已僵死僧咨惜不已  
令童奴攜至後牆上擬俟晨餐罷昇爇以備不時之客若無客  
不妨飽饑俄二馬者來覓飯僧曰恰淘米欲炊恐難以待馬指  
鷄欲買僧靳之未遽從焉曰此鷄或是契毒蟲得病既已死不  
宜番幸有見錢七十願付我使暫一知肉味亦師之賜也乃許  
之度而其必無所酬焉探箠中惟存七錢自見尤責曰早來方  
收拾得七十錢穿得一串藏護甚密此外又求得化此七錢不  
在數內會而失之真不可曉僧猛省夕夢命取鷄去而用所償



七錢付小僕使為撞鐘拔度子謂鷄化為媪婦見夢乞命或稱別去多矣諸志亦屢有之此段乃有馬者一節映帶為助特覺新奇也

### 蕪湖王氏癡女

臨川王氏支派有散居蕪湖者生計贍足其一無嗣而亡有女及嫁而心識不惠不可外適訪得族姑嫁劉知縣若娶寓鄱陽子未娶平時相伴且故為中表其母遣媒幣往來平章之既成婚贅劉子于家所挾奩具甚厚姑挈累繼往王氏月給錢米以奉之女雖不暗曉人事而憑仗婢媵晨昏定省亦于禮無違居之三年劉之家資在饒者為惡婿所蕩至售其妻為人侍妾劉母因求還整葺生涯且營錢贖厥女劉子番連浸久不復有東下意王女信趣之似嫌其癡積歲託故不無以為依怙而死

劉遂別娶婦而中心常若有負者慶元二年忽生疽于背始猶飲酒食肉自若瘡日劇母年將九十泣守其傍劉畧不顧接亦不與他人語但時悲叫曰姐少緩我容我相隨去莫苦我醫巫在前莫知為何等崇孽惟母憂之極切病逾月竟不能起王順伯視其母為姑為區處其後事于是常損已俸以濟之僅為活而已

### 梁執中

鄂州將官梁執中不知何許人紹熙元年六月在公廨晝寢夢故人崔子明者來見雖夢寐恍惚而知其已死凡語言應酬間以謔笑只如生時久之乃問曰君今應在冥間不審作何職事曰吾之所掌世人生死之簿也梁曰然則我之脩短君必知之曰固然曰試為吾檢看庶可一觀獲知前程所屆崔曰無傷也



命吏即檢索俄持簿至崔者閱再三且注目細誦不以示梁亟  
掩之問之曰不須得看祈扣借至始言曰君之壽纔得五十四  
歲零十三箇月半耳以其不甚永遠故不欲奉告遂揖而別梁  
覺而省憶密書于策其生也歲在己未二月三日是歲庚子五  
十二年矣以來日苦無多頗不樂然亦不以為異後三年二月  
得疾殊不佳告家人曰病勢如此料必如昔夢是月十六日果  
卒蓋已近五十五歲矣比真數行其一又閱正月并二月之半  
所謂十三箇月半者此焉

朱南功

朱南功字元勳湖州安吉人自幼嗜書博覽強記目之所歷意  
之所會皆手自抄寫諸子百家之書摘奇會粹名曰筆耕曰諸  
子粹言紹興丙子歲始預州貢院而退然不偶常客于諸公貴

人之門趙公頤彥膚與為友婿既持閩使節招致於館會論心  
莫逆淳熙甲辰三就免舉試先兩月方從閩歸平生兩作文多  
不涉舉業畦徑正月至臨安寓脩文巷印道陌邊枉不與流輩  
往還滿意焚舟一戰以償夙志者試罷一夕夢大神金甲煌  
煌儀矩甚偉持黑牌入室其上惟大書福字掛於壁初時絕明白  
須臾隱滅與牌俱黑遂悟意以神告福字為嘉祥稍語所喜者  
或疑字滅于黑其光當不得大佳已而下第勉應特恩又入第  
五等乃授福州助教其時已六十有三歲矣不可納教乃拜命  
未幾而卒

李汪二公卜相

李仲永赴政和戊戌廷對罷卜者某人云君必居魁甲全與黃  
裳狀元等既而曰恰所言小誤黃公入乾元祖土格君乃坤元



祖上差不及之然故不失十名前也及唱第名在第七紹興乙卯臨安有相士曳一牌長三尺題云尋今年狀元汪聖錫省試罷與同輩十餘人在茶肆士熟睨戶外趨而入注視汪不瞬目起執其手曰吾求大魁久矣乃在此耶訪館寓所在隨以往馬一紙書其事且曰吾言不妄當與我五萬錢汪弗許同舍勸勉於是為之書士置其牌於汪館曰吾今不復出指日俟捷耳汪是歲省闈第九繼冠多士如其言

### 胡畫工

浮梁畫工胡一居于縣市其技素平平邑人葺城隍祠付以錢使繪門衛二神胡生嫌所得之微視其直斟酌但作水墨而已衣冠畧不設夜夢二巨人長七尺儀貌雄偉而衣裝極敝惡謂曰我二人蒙君力獲所依憑需受香火獨恨被服不如法式不為人所禮願君復加藻飾必有以報使技日進而名益彰夢中恍惚許之矣覺而未暇研究經旬日因過彼處遙望兩像宛如故知瞿然竦悟即日買金箔五采自施工藝繪黃金甲執金錢冠帶整嚴見者悉加瞻敬而不以夢告人復夢其來威容凜服與貌稱感謝至再三自是胡日以稱遂求者接踵至於嫁女文繡只以畫代之里巷遭疫痢無一家不病胡氏獨免或疑為挾他術始道所遇紹興中事胡氏已死神像尚存

### 凌二賭博

浮梁西村民凌二世世農業翁子次子小二者獨嗜賭博雖日捷不悛遇一客言能卜筮以一神像畫卷并一香爐自隨每事必祝凌子性扣某日勝負客曰今夕勝五百錢盈數即止不可過也已而詣山寺從其徒夜賭博果得錢如數默念此戲不可